北京专稿

国庆长假，到天安门广场去看花

张廷赏

有时候自鸣得意的想，生活工作在北京，是何其幸运。我指的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到天安门广场，用自己的方式，身临其境为共和国庆生。

当然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都可以通过各种视频零距离感受盛况，但遥远的祝福取代不了耳闻目睹，错位的时空不如面对面的震撼，那真真切切看到听到的踏实，与隔屏相望是天壤之别。

我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大约四十六公里，应该是北京的南六环了，可谓不远也不近。即使地铁公交便利，抵达天安门也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当然比起千里迢迢外地来京者，可谓近在咫尺了。

记得山东德州的一个文友，曾无不诙谐地说，我到北京也不远，是在北京南二十环！他如此巧妙与北京攀亲带故，让我忍俊不禁，他也分明透着几多无奈和羡慕。

北京的道路像一张巨网，层层相扣的环线，横平竖直的街道，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公路系统，搭建了这座城市的骨架。

曾几何时，网络神曲《五环之歌》里唱道："终于有一天呐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完七环再修八环，修完八环再修九环……"不知道何时能如朋友所愿，修到二十环啊。

参观天安门广场，须提前至少一天预约。长假的第二天，我居然没有预约成功，下手晚了啊。既然预约不上，我决定豁出去走一趟。

我之所以那么兴致勃勃，是想一睹那座大花篮的芳容。它一直让我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，早就点燃了我心间的那一簇花火。

大花篮那迷人的光亮，让我念念不忘，心生向往，又有多少人把故事留在了那里，还有多少人带着故事朝圣那片土地。正所谓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；梦不知所止，百转千回。

毕竟，从1986年天安门广场首次摆放国庆立体花坛到现在，已经三十七个年头了啊！

其实早在9月26号，天安门广场刚刚摆放巨型大花篮的时候，我已经抢先在朋友圈转发了几张图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，赢得许多人的关注和好评，即使那些从来吝啬点赞的，也都难得破例了一次。

这也无形中给了我温暖与冲动，又一次走过长安街，到天安门广场去看花。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热泪盈眶，热血沸腾，广场的大花篮自然是不能错过了。

10月3号，我如愿以偿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见闪闪发光的"祝福祖国，1949–2022"巨型花果篮分外夺目。据说花篮顶高17米，篮体高15.3米，底部直径达50米。共使用主花56朵，其中最大的牡丹直径3.2米，果实6种。花果篮中有牡丹、月季、菊花、向日葵等10种花，还有苹果、石榴、桃子、葡萄、西瓜等10种水果，寓意着"十全十美"。

其中的"喜迎盛会"花坛，顶高7.5米，以彩虹门作为主景，镶嵌有"喜迎二十大"组字，烘托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，以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红火祥和迎国庆，繁花盛开庆华诞。人声鼎沸，举国欢腾，处处是欢乐的海洋。花篮下，不少游客戴着口罩，挥舞着鲜艳的国旗，在天安门广场驻足拍照留念，眉眼间笑容洋溢。

我还偶遇一位老伯伯，他眉开眼笑、一脸自豪地说，自己可巧是与共和国同一天生日，祝共和国和自己生日快乐！他的笑是那么甜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童心未泯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显得和蔼可亲。

我无限感慨着，老人与共和国七十三年砥砺奋进，风雨同舟，七十三年峥嵘岁月，七十三年光辉历程。我也送上一份青春的祝福：祝福亲爱的祖国永远朝气蓬勃！

我由衷地跟着不远处一个旅游团的节拍，一块唱起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》那首儿歌：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，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，娃哈哈娃哈哈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……

周末济宁故事

『最美逆行者』二虎

李继鲁

2020年的春节前，我自驾回老家金乡省亲。

刚到村头，"嘿嘿，鲁子回来了！"说话的是二虎。从他的片言只语和手里的家什，知道他现在做着拖拉机改装生意。

二虎人不错，勤劳，热情，有头脑。乡亲偶遇，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。二虎说着"好了，说好了，今晚在我那玩玩。"一边嘟囔叫上这个、那个的伙计，一边说我在省城鱼肉海鲜吃腻歪了，今天做几个小菜叙旧。

二虎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草草收工回家了。开炖了，特色炖鸡的浓香，绝对让人有了不饿也想吃的感觉。那是从哥哥大虎子家专门逮的家养鸡，用二虎的话讲，是地道的"绿色的红公鸡"。

二虎用心了，加上烧豆腐、凉拌藕八个菜，满满的一大桌。

一起坐的几个发小，也都算得上村里的名人了。就这样推杯换盏，国家大事，生意求学，城市乡村，谈的越来越阔，反正顺着一个话题扯老长、老远，甚至拉不回来。

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二虎在乡村文化站学起了胡弦。后来，不知怎么的，二虎跟着一个剧团走村串乡，开始了演出之旅，再后来退出了剧团演出。现在，他的演奏技艺十里八乡首屈一指，还被确认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。

是啊，对老家的人情世事，知之甚少，我能讲的也只有孩提时代。这样的老味，思念、快乐和憧憬真是痛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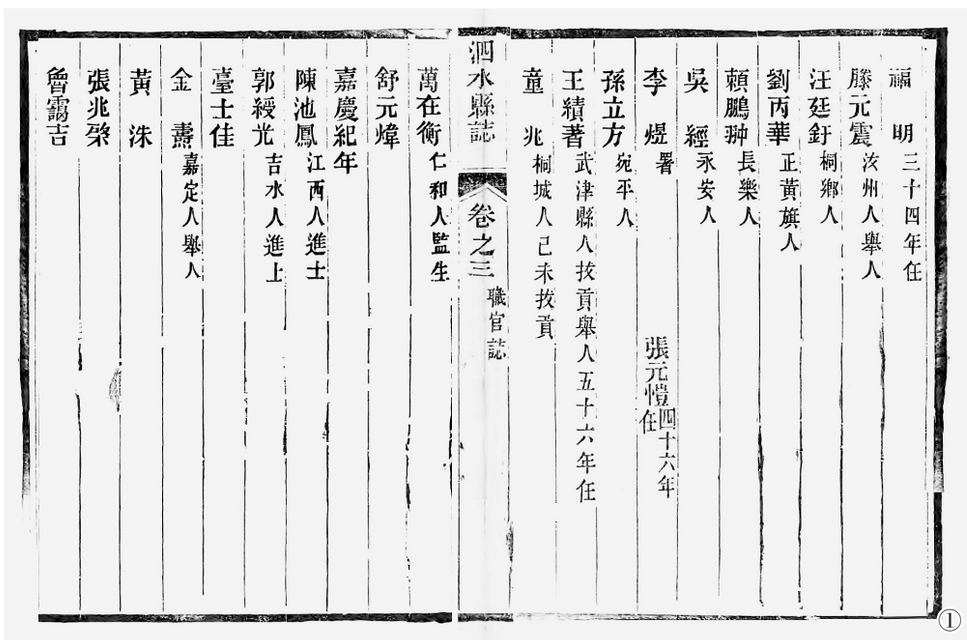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自家的宅院，兴奋得难以入眠。浏览一下手机，猛然发现"鲁子，今晚大家喝好了，很幸福。算是给我送行了，我决定去武汉疫区做志愿者！"

啊?！我由衷的敬意。是呀，国家特殊时期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，新时代的老家农民做到了。我迫不及待地电话打过去，知道二虎已叫上出租赶往了火车站……

独家报道

泗水知县舒元炜与现存最早的《红楼梦》版本

图文 庄新明

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，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研究者。清代乾隆末年，泗水知县舒元炜校勘《红楼梦》，并为之作序，流传版本称为"舒序本"，为孔孟大地增添了"红学"元素。

舒元炜与舒序本《红楼梦》

舒元炜，字董园，浙江杭州府仁和县（治今杭州市下城区）人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丁酉科举人。乾隆乙酉科（1789）会试，与弟舒元炳均名落孙山。此间，舒氏兄弟寄宿于京城好友姚玉栋（1745—1799）家。

本来这次舒氏兄弟在京城，当与姚玉栋擦肩而过。姚玉栋字子隆，号筠圃，一作云浦，祖籍襄平（今辽宁辽阳市），汉军正白旗人，乾隆庚寅科（1770）举人。他长期在齐鲁大地为官，从乾隆四十三年到嘉庆四年（1798），历任博兴、宁阳、单县、淄川、章邱、利津、乐陵、临邑和阳信等县知县，足迹遍及半个山东。

缘分来了是挡不住的，乾隆五十四年夏天，姚玉栋恰巧在京闲居，他收藏有《红楼梦》八十回抄本，请求舒元炜为之雠校。

常闻古人云，君子慎所托。姚家《红楼梦》抄本已经残缺不全，仅剩五十三回。巧合的是，姚的邻居当保有《红楼梦》八十回抄本，是姚家抄本的复制本。这次，舒元炜借回当保藏书，抄补了佚失的二十七回，保全了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完整抄本。

《红楼梦》补全大功告捷，舒元炜为之作序，末尾云："乾隆五十四年，岁次屠维作噩，且月上浣，虎林董园舒元炜序，并书于金台客舍"。

"屠维作噩"系干支纪年，"屠维"在天干中代表"己"，而"作噩"在地支中代表"酉"，合起来就是"己酉年"，在这里指乾隆五十四年；"且月"指农历六月，"上浣"则是上旬。

"虎林"是杭州的旧称，南朝刘道真《钱唐记》曰："山有白虎，常踞于其巅，不食生物，惟饮涧水，故曰虎林"。清代仁和县是杭州府的辖县，董园是舒元炜的字，"虎林董园"意为杭州舒元炜。

"金台"是京城的代称。在序文末尾钤有"元炜""董园"方章。元炜之弟元炳（字澹游）作《沁园春》词一首，末署"澹游偶题"，下面钤有"元""炳"方章。

舒元炜序文中说："惜乎《红楼梦》之观，止于八十回也。……漫云用十而得五，业已有二于三分。……核全函于斯部，数尚缺夫秦关"，是说姚家《红楼梦》抄本只有八十回，这不是《红楼梦》的"全册""全身"，而"全册"应有一百二十回，姚家抄本只是"全册"的三分之二。

舒元炜功莫大焉，经他整理而成的《红楼梦》抄本，卷首有其序文，后世称为"舒序本""舒本"。此本曾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晓铃先生收藏，仅存前四十回。先生去世后，后人捐藏首都图书馆。

舒元炜任职泗水于乾隆末年

据光绪《泗水县志》，乾隆纪年末期的泗水知县分别是王绩著、童兆、万在衡、舒元炜，接下的是嘉庆纪年的陈池凤。这部县志修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距嘉庆元年（1796）已近百年，古代县级档案资料量少，且有纸张变色、霉烂、虫蛀、水蚀和战乱破坏等境遇，人事档案资料残缺不全，各级档案资料难以共享，现在确有必要对上述任职记载作一考证。

王绩著是今天津武清人，乾隆四十四年举人，《泗水县志》载有他的《重修泗水县城碑记》，提到在五十五年九月"来东委署兹篆"，意为署理泗水知县，主持重修泗水县城，五十六年八月竣工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，载"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内发往山东办理城工差事，竣留省，记名候升。五十六年四月内补授江南淮北监掣同知"，与《泗水县志》记载基本相符。

此前，王绩著历任山东荣成知县、菏泽知县。之后，历任淮北监掣同知、署理浙江温州知府、署理浙江杭州知府、浙江处州知府、署浙江温处兵备道。

童兆是安徽桐城人，道光《桐城县志》载："童兆，字培宗，乾隆辛酉（注：1741年）拔贡，考授山东兖州府汶上县丞，摄泗水县事……尝曰宁为寒儒，勿为贪吏，谢病归"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，有乾隆十年（1745）十一月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事张廷玉《题为详开大选县丞童兆等员履历请旨事》。童兆似不可能担任县丞到乾隆五十六年，因缺乏宣统《再续汶上县志》，不能确定童兆兼职泗水的具体时间。

万在衡（1753—?）是舒元炜的浙江仁和同乡，字半帆，监生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，乾隆四十年闰十月，万在衡署泗水，四十二年十月调补单县知县。乾隆帝批准调补，可是位置由单县改到了长清县，道光《长清县志》载万在衡于乾隆四十二年任长清知县。乾隆四十五年又任兰山知县、德州知州，理历城。五十七年因事革职留任，五十八年被"参革"。嘉庆十五年任湖南祁阳知县，署理攸县。

至于泗水知县陈池凤，是江西万载人，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进士。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载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，江西金溪人郑齐瑭掣鐵任泗水知县，陈池凤掣鐵任浙江义乌知县。不知何因，两人官职交换。同治《万载县志》有《山东泗水知县陈公墓志铭》，记载陈池凤于乾隆五十九年掣鐵任浙江义乌知县，改任泗水知县，任职五年清廉操守，后被免职，被兖州知府聘为东鲁书院山长。嘉庆九年，贫困而死，故交筹资助其归葬桑梓。

又光绪《泗水县志》载，吴经最迟在乾隆四十六年担任泗水知县。吴经，字涵六，福建永安人，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举人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，乾隆五十四年二月，吴经署理泗水知县。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期满，实授泗水知县，之后因未完成乾隆五十六年地丁钱粮任务，被参处分，乾隆五十八年五月"开复"，意即官复原职或原衔。可见，吴经在王绩著之前任职泗水，在其后又任泗水知县。

综上可知，舒元炜担任泗水知县，应在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之后、五十九年六月之前。据道光《巨野县志》、光绪《新泰县志》等，舒元炜在嘉庆三年七月代理巨野知县，十二月至四年六月署任新泰知县。

舒序本是现存最早的《红楼梦》版本

著名红学家刘世德先生著有《红楼梦舒本研究》一书，认为："在现存的《红楼梦》脂本中，舒本是唯一的乾隆时代'底本'。"舒序本也比程甲本早两年问世。

提起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就要从源头说起。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约于乾隆初年开始创作《红楼梦》，"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"。至少到乾隆十九年，初稿基本完成，脂砚斋抄阅再评。乾隆二十七年除夕，或乾隆二十八年除夕，曹雪芹去世，至此《红楼梦》仍未全部定稿。

此后，《红楼梦》形成了"脂本""程本"两大系统。"脂本"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《红楼梦》八十回本，大多附有脂砚斋的批语，有的抄本题名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。现在流传下来的"脂本"，分为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、列藏本、戚序本、戚宁本、蒙府本、梦稿本、舒序本、郑藏本、梦觉本和卞藏本等。"程本"是《红楼梦》活字印刷一百二十回本。程伟元、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刊印《红楼梦》，全称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》，这种印刷本被胡适命名为"程甲本"。次年初，经过两人大量修订，又刊行"程乙本"，而"程甲本""程乙本"合称"程本"，现在流行的是"程甲本"，而"脂本"是"程本"的底本。

舒元炜尊重原著，忠于事实，在舒序本中包含了曹雪芹《红楼梦》初稿的若干成分。如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中有一段奇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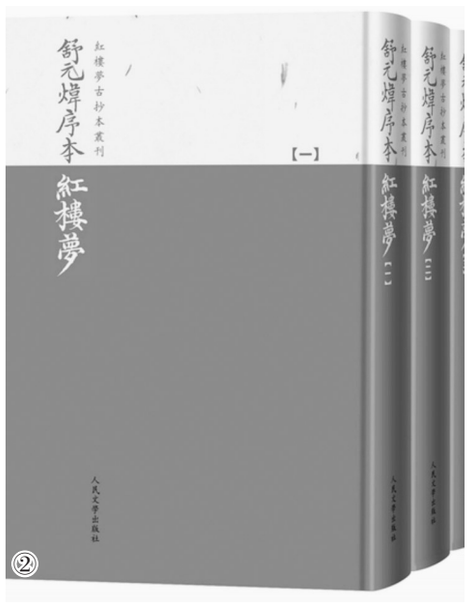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挨打之后，袭人找小厮焙茗细问原因。焙茗说是贾家远族姻亲金荣与宝玉好友秦钟在学堂打架，学堂管理人贾瑞偏袒金荣，挑拨薛蟠闹事。后来宝钗探视宝玉，从袭人口中得知此事。宝玉止住袭人，宝钗懂得宝玉的用意，想到哥哥薛蟠当日为一个秦钟，还闹的天翻地覆，如今自然比原先又更利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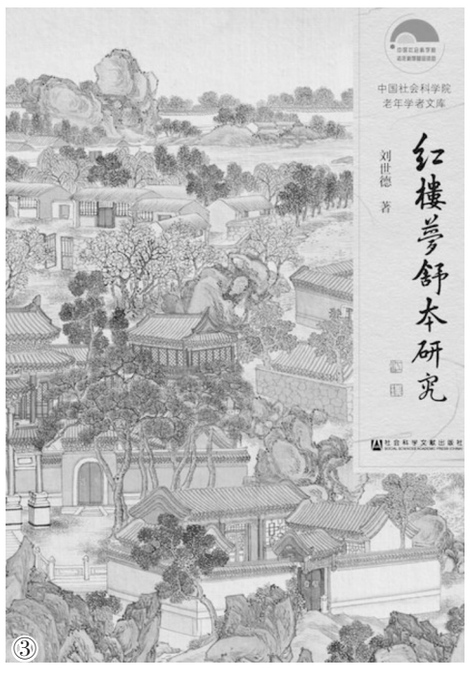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话所指，在程本、舒序本之外的其他脂本中都没有解释。而舒序本第九回结尾处却与众不同："贾瑞遂立意要去调拨薛蟠来报仇，与金荣计议已定。一时散学，各自回家。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？且看下回分解"，从而解决了读者、研究者的疑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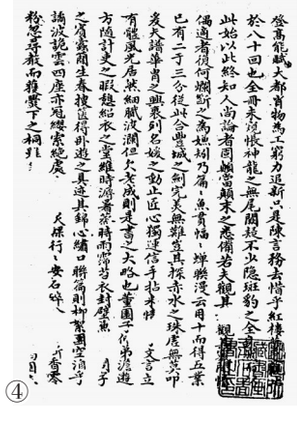
舒元炜首次提出从文学欣赏角度鉴赏《红楼梦》，序文认为"惜乎《红楼梦》之观，止于八十回也。全册未窥，怅神龙之无尾；阙疑不少，隐斑豹之全身。然而以此始，以此终。知人尚论者，固颠当颠末之悉备；若夫观其文，观其窍，闲情偶适者，复何烂断之为嫌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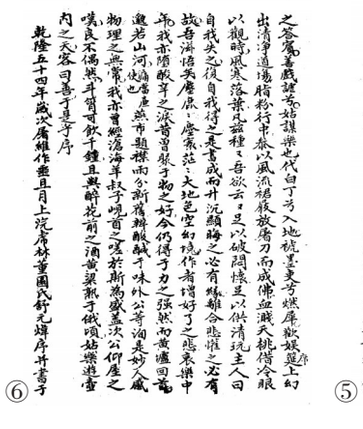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《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序》对其评价道："舒元炜认为，从小说的情节来说，应该有八十回后的文字，方能颠悉备末；但若从欣赏文辞的角度来说，则'闲情偶适'，虽然'断烂'，也不足为嫌。——这又是一种见解"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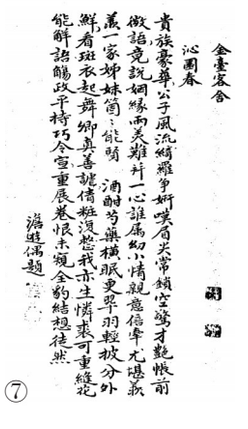
①光绪《泗水县志》中的部分知县名录
②舒元炜序本《红楼梦》
③《红楼梦舒本研究》
④⑤⑥舒元炜序文1、2、3
⑦舒元炳《沁园春》
⑧舒序本《红楼梦》第九回末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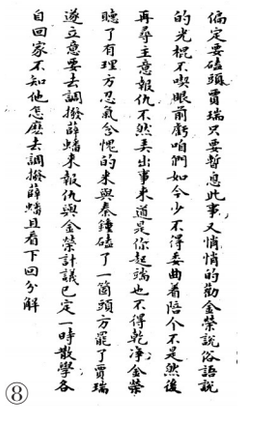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都市风

安谧中的时光

陆琴华

我常年在私立学校工作，辛苦辗转，跟浮萍一样在大江南北的土地上移来移去。武汉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了，我还在无锡一家高复学校任教。周末，学生被家长接走，不少老师也各奔东西。我呢？呆在宿舍哪里也不去。

困了，睡觉；醒了，看看书；实在不行，玩玩手机。周末学校食堂不开火，别人不是下饭店，就是把熟食买回来三五人聚集在宿舍，推杯换盏，不亦乐乎。

宿舍路边有个卖烧饼的小摊子，吃饭时间到了，我就买几块烧饼，拿到宿舍就榨菜。真的，饿了，吃什么都香。每一次饿极了，我才会来到那个小摊子买几块烧饼。

那时无锡不是中高风险地区，不少景点和娱乐场所还是开放的。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这些地方比肩接踵，人头攒动。周末，有不少人去了无锡景点游玩。

东林书院，是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和议论国事的中心。中学时，我们就非常熟悉明朝东林学者顾宪成的对联："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"。在无锡教书了，我很想到东林书院看看，感受一下当年东林党人的赤子情怀。忍了忍，还是算了。

寒假后，我来到山东省济宁市曲阜一家艺体学校，给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艺体生辅导语文，时间是三个月。

曲阜是孔子诞生地，《论语》里不少的语录，小时候就已耳熟能详。现在执教《论语》的有关章节，我对孔子更加的敬仰起来。

在曲阜是不是要到孔府、孔林、孔庙等名胜古迹看看呢？那时还有一些地区零星出现一些新冠病毒感染者。我跟以前在无锡时一样，继续我的蜗居时光。

我住的曲阜师范大学宾馆附近，有好几个书店。经营旧书的那个书店，离我住的宾馆最近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周末，我从那儿买了几本关于孔林和孔庙的书，读来胜似身临其境，还写了四五千字的读书笔记。

在曲阜的三个月，我的活动基本上是两点一线：从学校到我住的宾馆，从宾馆到我工作的学校。说是给艺体生辅导高考语文，其实跟蜗居没什么两样。

2021年暑假后，那个时候，南京还有扬州疫情有兴风作浪之势。我带着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，来到了安徽一家民办中学，任教高二语文。无论回家也好，返校也好，都非常不方便，这更让我找到了蜗居的理由。

中秋没回去，国庆也没回去。啥时候回家呢？如果条件允许，我打算放寒假了再回家。自从武汉有了新冠疫情，到我身在安徽，全国一些地方先后又有新冠疫情。安徽呢？似乎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岿然不动，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

周末，有人约我上市区逛超市，我拒绝了，他们一脸迷惑不解。武汉疫情期间有个段子，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："宁愿长点膘，也不外面飘。长膘是富态，乱飘是祸害"。我告诉喊我去逛街的人，"疫情防控期间，蜗居就是不乱窜，不添乱。"我就希望他们遵守规矩，这样做，既是对别人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